

今日以色列

〔美〕劳伦斯·迈耶 著

新华出版社

今日以色列

(一个不安宁国家的画像)

〔美〕劳伦斯·迈耶 著

钱乃复 李越 章檐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ISRAEL NOW;
PORTRAIT OF A TROUBLED LAND
by LAWRENCE MEYER
Delacorte Press, New York
1982, first printing

今 日 以 色 列

〔美〕劳伦斯·迈耶 著
钱乃复 李越 章蟾华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625印张 275,000字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900册

ISBN 7-5011-0010-1/D·2

统一书号：3203·127 定价：2.55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近年来，有关以色列著作的译本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大多涉及某些专门问题，特别是以阿冲突。但是着重提供以色列的背景材料、介绍以色列的特点和所面临问题的性质的则较少。正如本书作者劳伦斯·迈耶在前言中所说的，他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为美国人民提供有关以色列基本特点的背景材料。

作者为了写这本书曾同妻子、孩子在耶路撒冷住了两年。夫妇都精通希伯来语。两年里他们对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军队、东方犹太人、阿拉伯人、宗教等问题作了详细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个国家作出了有一定深度的分析。他通过所记录的轶事趣闻、生活琐事以及同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谈话，生动地反映了以色列人的特点，矛盾和现存的问题。其中关于东方犹太人问题、宗教问题等，可能对于许多读者都还是新鲜的，而这些问题对今日以色列的政治进程仍在起作用。因此，这本书对于想了解或研究以色列的读者都是值得一读的参考书。

劳伦斯·迈耶是美国一位有名望的记者。他生于芝加哥，曾在密执安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后在《华盛顿邮报》工作十余年，报道经济和外交事务。他还写过两本小说。

本书翻译过程中，承以色列问题专家徐向群同志热心指点，谨致谢忱。

一九八六年八月

前 言

计划写这本书，是想填补以色列问题著作中的一个空白。关于这个犹太国家，著作是大量的，但是几乎所有这些著作讲的都是专门性的、范围有点狭窄的问题，读者想看到一些能为了解以色列提供有用的背景材料和解释——它的问题，它的制度，它的基本特点和看问题的角度——的东西，但是找不到严肃而又可读性强的著作。五六本书加在一起，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是没有哪一本能单独做到这一点。

我在四年前开始写这样一本书，以便阐明以色列的情况。这本书讲的不是我个人在以色列的经历或我对它的评价。有时我也讲讲个人的经历，那是因为我认为这同我想阐明的问题有关。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宁可还是靠后站，让以色列人自己出来讲他们自己的事。在全书中，我试图——我请读者也这样做——记住以色列的特殊情况，这些情况在性质上是互相矛盾的；由于这些情况，要讲清楚以色列问题就极其困难：这个国家是属于西方的，尽管它的居民有半数以上来自非西方国家；这个国家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并无历史，但是民族遗产却可追溯到几千年以前；这是一个现代的工业国家，但是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公民还处于从他们原来的传统社会进行过渡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其

选民在一代以前大体上没有享受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也没有实行对于维持民主制度是不可缺少的节制和克制的传统。

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问题是，用一个现代多种族工业国家——如美国——的公民的眼光来看以色列，往往不能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问题。我不得不学会摆脱本人经历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对待我要写的那个国家的人民，以便首先理解他们。在理解他们之后，我就可以分析和试着作出理智的估价了。

我和妻子阿维娃及三个孩子在以色列住了两年。我们住在耶路撒冷两个典型的居民区里——希腊区和巴卡。我的孩子上以色列学校，学希伯来语（我也学过——我的妻子则已经讲得很流利）。我的朋友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我在写本书的这段时间内，除了到埃及去过一个星期外，没有离开过以色列。我们在以色列的生活方式，大体上跟以色列中产阶级家庭一样。但是我不敢说我们像一个以色列家庭那样生活。虽然我们跟以色列人有许多相同的经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旅居外国的美国家庭。

我的研究工作所依据的是广泛的阅读，采访、讨论以及同数以百计的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谈话，此外还有我对以色列生活的第一手观察。•

• 下面尚有作者的志谢语，译文从略。——译注

目 录

前言.....	(1)
1. 序言.....	(1)
2. 以色列性格.....	(48)
3. 经济	(100)
4. 第二个以色列	(158)
5. 政治	(182)
6.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242)
7. 安全问题	(301)
8. 基布兹	(331)
9. 宗教	(349)
10. 结论	(389)

1. 序 言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

《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五节

我们懂得，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为什么不这样说呢——是不可缺少的。

西奥多·赫茨尔

在北面，以色列的边界始自一个屹立于地中海东缘的白垩色岬角。海岸线是从土耳其向南直下四百英里，比较平直地经过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西缘而到达这里的。这个地方以前有个阿拉伯名字，叫恩奎拉角，现在希伯来文叫做纳库腊角。纳库腊角稍向海中突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唯一的天然分界线。海岸线继续向南延伸，线条大体平直，经过阿克——这是拿破伦想攻占而没有成功的唯一城市；经过笼罩在工厂和炼油厂喷出的浓烟和火焰之中的现代港口海法；经过特拉维夫的混凝土和拉毛水泥建筑

物以及该市正南的古港雅法。特拉维夫往南约莫二十英里左右、在《圣经》上记载的城市阿什克隆附近，海岸线沿着加沙沙漠（几千年以前，腓力斯人就是在那里定居的），开始向西弯曲，转过西奈半岛的北缘（摩西和以色列人就在那里的沙漠中流浪了四十年），然后扫过尼罗河三角洲的褐色淤泥和沼泽；经过北非，回到直不罗陀海峡。

在纳库腊角的东面，就是西加利利的肥沃田地。就在岬角下面，香蕉树挂着累累果实。远处，是一块块方方正正的棉花地、大豆地和玉米地。在这个国家，凡是褐色的沙质土壤，使人觉得收成有望的地方，都建起了复杂的灌溉和喷灌系统，那些棉花、大豆和玉米就是靠这些系统生长的。

纳库腊角的北面是黎巴嫩。从纳库腊角北望，但见一片荒凉乏味的景象——顽石点点，枯草斑斑，一片飞扬的尘土在骄阳下闪烁。再往东去，——因为这条北部边界弯弯曲曲伸向内地，向南、向东、向北，然后又向东——境内的山岭丘陵变得青翠了，这样一片碧绿的风景使游客想起了瑞士或香格里拉*。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东面。从这里海边望去，黎巴嫩的景色是乏味的——尽是石山和灌木。

就在岬角的下面，地中海突入一个青绿的洞穴，这是躲避夏天烈日的洞天福地。以色列人自豪地说，这个洞比著名的卡普里蓝洞还要漂亮。从贝鲁特通过来的铁路过去曾经过这里到海法。轨道仍然从黎巴嫩那里伸过来，但是在以色列北部边境这里，突然中断了。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以色列的工程师在这个地方炸掉了一座小桥。现在隧道口有一道铁链阻止入内，

* 香格里拉是英国作家希尔顿所著小说《失去了的地平线》一书中虚构的世外桃源。——译注

而以前火车正是在纳库腊角下面通过这条隧道的。这座桥遗留下来的一点残迹，触目地提示人们记住以色列在周围的阿拉伯邻国中的孤立处境。

在纳库腊角的顶上，紧靠边境，有一所乏味的房屋，上面漆着褐绿两色相间的迷彩。从这所房屋伸出来的雷达旋转台和天线像几棵电子树。游客们停下来喝冷饮、拍照片，跟以色列和联合国兵士打招呼交谈。纳库腊角也许是游客向往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也是一个边境地区，而以色列在独立三十多年后，在技术上讲，还是跟它的邻国处于战争状态，只有埃及除外。

这一小片土地就是现代以色列，向南伸展到加沙，向东到约旦裂谷。它是地球上争夺最激烈的地点之一。它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诞生地，并通过这两大宗教而成为大部分西方思想文化的泉源。根据《圣经》和历史研究，我们知道，希伯来人在四千年前首先到达这块土地，那时，亚伯拉罕离开了他在波斯湾附近的家，向西行进。从约旦延伸到地中海的迦南地区，是许给亚伯拉罕的。（“主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是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四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居住在迦南的平原上和山里，直至约瑟带领以色列子女到埃及去，以色列人在那里住了四百多年，然后摩西和约书亚领他们回到上帝答应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土地上。

尔后的历史，乃是以色列地（犹太人称巴勒斯坦为以色列地——译注）上犹太人民的伟大日子——他们在公元前一〇一〇年左右，打败了腓力斯人，建立大卫王国，打败耶布西人，并在公元前一〇〇六年征服耶路撒冷。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大卫把他的帝国从红海扩大到幼发拉底河，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打败

了亚扪人，阿拉姆人、摩押人，阿马莱基特人，以东人——现在所有这些民族都已消亡，成为历史陈迹。大卫在公元前九七三年死去，由宠子所罗门继位。他在耶稣诞生前九百年前后建成了他父亲始建的神庙。几乎没有一寸土地不在某种程度上对犹太人历史或基督教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的以色列国成为世界三大宗教的遗址和圣地的看管者，充满了地中海东岸这一小片土地上发生过或存在过的往昔战争和文明的遗迹。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埃及、巴比伦、亚述、希腊和罗马的军队，十字军、马穆鲁克人、土耳其人、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曾为控制这块土地而战斗。这么多不同的军队和不同的文明，这么长期地这么执著地追求这么一小块土地，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大概是没有的。’

为什么这样，原因不是一目了然的。这是一个小国。从东北部位于梅图拉的极北点算起，到它位于埃拉特的极南点，以色列总共只有二百六十五英里长。以色列的最宽处，从沿海平原到内盖夫的东缘，只有四十五英里。而且这是一片干旱的沙土。以色列的大小约莫相当于新泽西州，即“花园州”，但是与新泽西州不同的是，以色列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土地适于种植。以色列的其余部分，多数是石山，树木得找到石缝才能把根扎下去。不靠灌溉，这块土地每年只能种一季。土壤里石块多，呈褐色，而不是肥沃的黑色。在古代，种的一定是别的作物。水不充分。一年只有四五个个月下雨。如果没有大力建造的地下水库和非常先进别致的灌溉系统，现代农业就不可能存在。这块土地缺乏天然资源。它既无金又无银，也没有具有开发价值的任何其他有用的金属，除了死海边的钾碱矿。尽管这个地区石油丰富，但是这里还没有找到重要的油矿。

在古代，以色列之所以有吸引力，主要在于它位置适中，横

跨亚非之间的主要陆路。历史上西方和中东的大帝国，都先后占领过这块土地；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他们冲出阿拉伯半岛，横扫北非；奥斯曼人；最后还有英国人，他们认为这是一笔重要的战略资产，可以用来保护西面的苏伊士运河，而且，更重要的是，保护东面的印度。

犹太人大约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起，作为这块土地上的占优势的民族，在以色列居住，直到公元后七世纪穆斯林阿拉伯军队征服以色列为止。那时一些犹太人社团（由几次战争和征伐期间被赶出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建立的）已经在现今为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土耳其、埃及、希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地方建立起来。一〇九九年，十字军进入耶路撒冷时，守卫的犹太人和穆斯林阿拉伯人并肩作战，同遭杀戮。尽管十字军进行了几次征伐，巴勒斯坦——罗马人把以色列地叫做巴勒斯坦（以腓力斯人这个名称命名，他们先于犹太人占领这块土地），还有时多时少的犹太居民。他们从公元前一八〇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回来时起直到目前，不间断地住在那里，已有三千多年了。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出出进进。一一八七年，穆斯林征服者萨拉丁把十字军赶出了耶路撒冷，到一二九一年，马穆鲁克人把他们完全赶出了巴勒斯坦。马穆鲁克人是从格鲁吉亚和高加索贫穷农民家里买来当奴隶的穆斯林，他们被带到埃及，在那里，他们应募当兵成为一个特殊的军事阶级。在巴勒斯坦，马穆鲁克人不时鼓励犹太人定居下来。从一国流浪到另一国，寻找安全的避难所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找到栖身之处。在奥斯曼土耳其人一五一七年击败马穆鲁克人、把巴勒斯坦并入奥斯曼帝国之后，犹太人继续移入和迁出巴勒斯坦。

土耳其人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持续了四百年，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一百年里，巴勒斯坦衰退萎缩，缺乏照料，这也是那个在历代腐朽的统治者统治下呻吟的、衰落垂死的帝国的特征。土耳其占领者砍光了以色列的树木。本来就很容易受外界影响的环境被破坏殆尽了。赫尔曼·梅尔维尔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巴勒斯坦旅行时描述那里的景色是“一片没有生气的荒凉”。几年以后，马克·吐温也到那里去过，发现他所看到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赞扬的。

“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中，我以为，巴勒斯坦当可首屈一指。那里山上寸草不生，色彩单调，地形不美。谷地是难看的沙漠，沙漠周围是一些孱弱的植物，这些草木对环境也露出忧愁失望之态。……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扎眼，无遮无拦，没有远近的感觉——在这里，距离不产生魅力。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令人沉闷伤心的土地。”

马克·吐温一百年前描绘的巴勒斯坦，跟我们今天站在纳勒腊角制高点上俯视到的以色列已大不相同了。沿海平原——一条宽度不超过十到十五英里的地带——平展展的土地，现在一年四季都长着绿油油的庄稼。滥伐一空的山头已重新种上树木，灌溉的便利使人可以大量种植柑桔。桔林、柠檬林和橙林，现在一英里一英里地排列在沿海平原上的道路两旁。马克·吐温参观过的一些名胜，中世纪以来圣地地图上的标志，已经不见了。火山灰一度在胡拉湖一带堵住了约旦河，形成一个小湖和胡拉河谷上一片疟疾流行的沼泽地，如今胡拉湖已不复存在了。桉树林和犹太定居者大片修建的梯田，已经把昔日的湖泊和沼泽地变成了葱翠

整齐的农田。约旦河一度流经地球表面上的一条大裂缝，这条裂缝构成从太巴列湖（加利利海）到死海的约旦裂谷。现在，约旦河本身已被以色列和约旦改了道。死海正在慢慢地干涸。比尔谢巴，原是沙漠中的一口井，亚伯拉罕曾在那里起誓，不跟亚比米勒闹不和。这个地方现在已成为拥有十万多人口的城市了。

现代工艺和农业技术，同四代人的血汗结合起来，把马克·吐温看到的荒地，变成了阳光普照的良田，确确实实地再造了三千多年前向摩西显示的奶和蜜的乐土。

但是，犹太人有一千多年是作为一个没有领土的民族生活的。犹太人先是被巴比伦人，后来又被罗马人，十字军和穆斯林赶得四散。他们差不多在全世界一切地方，在人类建立起文明的各个大洲，定居下来。但他们大多数定居在欧洲，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定居在欧洲东部——波兰、俄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犹太人本着他们古老的传统，学习《摩西五经》和拉比（犹太教教士）对《摩西五经》所作的解释，即犹太法典。他们保持了自己的文化，遵奉自己宗教的清规和戒律。有时他们幸存下来。他们的日子并不兴旺。在压制性法律的束缚下，他们在有些国家只能住在仔细划定的隔都*、城镇和地区；不准从事某些职业，常常不准有自己的土地——总之，犹太人生活在欧洲人社会的主流之外。

后来，在十九世纪初，自决和人权意识的新浪潮席卷欧洲。犹太人逐渐摆脱了那些排斥他们的限制。英国和西欧废除了歧视性法律，对犹太人开放了新的机会，即便老的偏见消亡得更慢一些也罢。

* 隔都（ghetto）散居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居住区。——译注

尽管获得了这些成果，在这一表面之下，排犹主义仍然猖獗。一个德国知识分子在一八七九年写道：“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在德国，犹太人享受很大的自由和繁荣，但是排犹运动还是一再发生。参加这些运动的，并不全是无可钦佩的疯狂的暴民。有些运动以德国某些最有头脑的人物的哲学和社会学论点为根据提出了高尚的呼吁。

一八九四年在法国，暴民在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审讯案在进行的时候，在巴黎大街上高呼“打死犹太人”。

在俄国的村庄里，犹太人继续过着贫穷的生活，在继续歧视他们的法律和传统的束缚下勉强度日。每过一个时候，当沙皇政府需要替罪羊来缓和反对这个加紧镇压人民的政权的紧张形势时，犹太人就在政府鼓动起来的大迫害中，遭到殴打和杀害。一八八二年，俄国政府通过法律，强迫所有的犹太人从较小的乡镇迁进“安置区”内的较大乡镇，总的说来，这是俄国西部准许犹太人居住的一个地区。俄国的犹太人受着压迫，老是提心吊胆，经常吃不饱。他们梦想回到他们祖先的故土。偶尔会有一个穷犹太人能够移居巴勒斯坦，实现他学习《摩西五经》和死在以色列地的梦想。

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犹太人受到压力。犹太人作为商人和放债人所起的作用，由于现代国家的兴起，正在变得过时。随着当地基督教企业阶级不断发展，并切望取代外来的犹太居民所起的作用，对犹太的一贯存在的敌视加剧了。

一八八二年，俄国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写了《自我解放》一书，认为犹太人只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才能克服排犹主义。大约在同时，俄国的一批犹太人在哈科夫市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最后叫做郇山热爱者* 在俄国和波兰的其他城市，也组成了

类似的团体。从一八八二年到一九〇三年，约有二三万犹太人从东欧移居到巴勒斯坦。大部分人后来又离去了，因为他们发现工作太困难了，自己不能适应悲惨的生活条件，又受到疟疾和其他疾病的折磨。有些人回流回俄国和波兰。其他一些人前往新世界，到美国和加拿大去。

一个已经被同化的维也纳犹太人，对巴黎的德雷福斯审讯案暴露出来的反犹太主义十分震惊，以致他着迷般地研究起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重返故土建立犹太国的主意，可能依然不过是个抽象的主意。这位住在城里的犹太新闻工作者，不知道平斯克已经在同一块地上耕耘过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一八九六年出版了《犹太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西奥多·赫茨尔看成为他们的摩西。

赫茨尔在调查犹太人在新兴世界中的地位时，先提出一个前提：“我们是一个民族——单一的民族。”他写道，犹太人作过尝试，试图与他们所在国的社会生活溶为一体，而只保留自己的宗教。

“人家不准我们这样做。我们是忠诚的爱国者，我们的忠诚在有的地方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白费劲；我们同其他公民一样，牺牲生命财产，这白费劲；我们力图提高我们的出生国在科学和艺术上的声誉，或通过贸易和商业增加它的财富；这白费劲。在我们已经住了好几个世纪的国家里，我们被人瞧不起，我们仍被叫做外人，有些人的祖辈在犹太人已经在这个国家受苦的时候还没定居下来，连他们也是这样叫我们……因此，我们要做忠心的爱国者，是没有用的，就

• 锡安——在耶路撒冷南，是犹太民族的精神归宿的象征。——译注

象被迫向外迁移的胡格诺派教徒^{*}一样。要是让我们过太平日子就好了。但是，我想我们是过不了太平日子的。”

赫茨尔对犹太人悲惨处境的解决办法是简单的，几乎是太简单了，那就是恢复犹太国，赫茨尔三十六岁时成了一个充满幻想的人，他憧憬

“那块应许的乐土，在那里我们终于可以长鹰钩鼻、黑胡子、罗圈腿，而不致因此被人看不起，……在那里，我们终于可以作为自由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在那里，犹太人这个讨厌的称呼，可以成为象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总之象所有文明人一样的可尊贵的称呼。”

在《犹太国》这本小册子出版后，赫茨尔活了八年。在这几年里，他把自己的生命和小量财产献给了建立一个犹太国的事业。一九〇四年他四十四岁去世时，他的目标并不比他写第一本小册子提出这个主张时，更接近于实现。只有几十万犹太人，特别东欧犹太人，被这个主张激发出热情：“我们不应回复到一个低等国家，我们应当上升到高等国家。我们不应住在土屋里；我们应当建造新的漂亮一些的现代房屋，并且安全地拥有它们。”

跟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其他的意识形态不一样，犹太复国主义不是一种对世界的全面看法。赫茨尔并没有企图做马克思所做的事。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犹太文明以外的任何文明提供解释。而赫茨尔则是对排犹主义的原因提出了分析，并且开

• 胡格诺派教徒，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加尔文派教徒。——译注